

不要走在我后面,因为我可能不会引路;不要走在我前面,因为我可能不会跟随;请走在我的身边,做我的朋友。

——加缪



如意映雪

□孟宪丛

(一)

有了雪,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冬天,也有了一缕抹不去的情怀。

塞北的雪,故乡的雪,是最富有诗情画意的雪。

小时候,特别喜欢雪,有了雪,就为童年的嬉戏注入了兴奋剂。

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在雪野中奔跑追逐,喜欢攥成雪球开仗,喜欢飞起的雪粒钻入脖子的丝丝凉意,喜欢雪野茫茫中脉络分明的树枝和上面一个个错落有致的喜鹊窝。

上了年纪,便更喜欢在雪中漫步。置身于飘飘洒洒的飞雪里,天空不见了底色,白成了主色调。雪如羽飞,所有的浮躁都沉淀在茫茫的白中,灵魂便有了出窍般的超脱,身心不再有负重的喘息。静静地聆听雪与远山的对话,与枝丫的对话,与大地的对话,这时候,心与天默契,人与雪融入,天与人合一。

踏雪的声音悦耳而有节奏,那“咯吱、咯吱”的清脆,是一种放松身心最有效的声音,当聆听踏雪声音的时候,儿时围炉取暖的嬉笑就会浮现,一股来自远古的情调直抵心胸。回味似水流年,总觉得艰难还是远远大于如意的,如脚下的每一次雪上滑过,就会收紧心里溅起的层层涟漪,脚步变得凌乱而仓促。

雪后的景致别具一格,房屋、炊烟、树木、草垛、牛羊,或动,或静,宛若一幅幅洁白如玉、错落有致的山水画。仿佛苍穹不再遥远,心旷神怡,宁静又致远。

风花雪月注定了雪要融入情。叹飞雪,冬日风情谁能开解?如果将雪花作为信物,如何顶着冬寒前去赴另一场约会?

(二)

冬日,崇礼,在冬奥滑雪场。

风吹着,旋起的雪粒被抛在脸上,像针尖扎,酥酥的。

地上的雪,被风吹出一大

片鱼鳞。走在雪地上,熟悉的“咯吱、咯吱”声,清脆、悦耳,心里早早燃起了冬奥圣火,那火炬就在眼前。

阳光反射在雪地上,并不刺眼。“雪如意”就依山而卧在眼前。线条流畅,造型优美,简直就是一尊精美的“天物”工艺品。

工作人员介绍说,因跳台环形顶端、赛道剖面线形和底部看台,与中国传统吉祥物“如意”的S形曲线完美融合,被形象地称为“雪如意”。

我赶忙摸出手机,不敢有丝毫懈怠,仔细摄入每一个雪粒,生怕错过每一个伟大的细节,将一幅幅景象存在手机里,也清晰地印在心中。

其实,自打上了小学后,在每年春节的对联上认得了“吉祥如意”“万事如意”等,只知道“如意”是个吉利词语,并不知世上还有实物。

直到有一年冬天,我游览故宫博物院,见到了如意。原来,如意因柄端作手指形,用以搔痒,可如人意,而得名。

其实,如意是极富美感的。尽管有“向壁悬如意,当帘阅角巾”“椒威都越珠宝市,一时如意价连城”的富贵,但终究是韵味十足、吉祥安康的寓意。

如意,蕴义广博,当幻化为雪如意的时候,一个划时代的美好将在2022年来临。

(三)

当我立于“雪如意”前的时候,心里一下子泛起了久久的敬意,自豪的感觉油然而生,直抵心胸。

驻足于大山怀抱中的“雪如意”前,看那腾跃空中,云气蓬勃,势不可挡的气势,一股古老东方文明的馨香从心底悠然沁出。

这柄“雪如意”为跳台滑雪场。据介绍,这是我国首座符合国际标准的跳台滑雪场,顶部的标准跳台出发区,海拔1749米,是张家口赛区冬奥会场馆群建设中工程量最大、技术难度最高的竞赛场馆。“雪如意”流畅的S形曲线,宛若一袭飘带,注入了多少中国文化

元素,折射东方文明的光芒,是彰显民族自信的又一舞台,这里必将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。

高山“雪如意”与国家越野滑雪中心、国家冬季两项中心、山地转播中心、技术官员酒店等串成了“冰玉环”。

白雪覆盖的大山,淳朴自然,宁静幽远,一片茫茫世界,一派北国风光。

(四)

雪地上的脚印,淹没在风中,但心中的自豪依然。

雪花依旧漫天飞舞,心里也纯净起来,脚下的雪声,分明就是一部交响乐,我多想在“雪如意”的“灵芝”上留下我的名字,带着我的祝福,飞向世界。

静听落雪声音,那是花开的声音;是天籁之音;天使之音;点点无声胜有声,去尽尘世间的所有浮躁,带来朴素干净。聆听雪的声音,直抵心灵的最美、最真,留下一份深深的眷恋。在经历了一次次严冬、汗水的洗礼,大山终于修炼成一枚心似莲花、静若菩提的“雪如意”。

走过雪,走过风,走过千山万水。可以想象,体育健儿那凌空一跃,留下的是大好山河又一道别样风景。“大雪纷飞何所似,未若柳絮因风起。”这是雪意正浓的飘逸,更是民族复兴的豪情在飞扬。

雪,雪如意,承载着所曾拥有的历史及吉祥美好的寓意,更加悦目怡情。于是,心里便有了更多的期冀和憧憬,期待着那场冬奥会盛况,在2022年冬之时节,绽放出不一样的芬芳。

又一个冬天的雪花飘来,那场精彩、非凡、卓越的盛会真的不远了。

孟宪丛

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发于《文艺报》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《散文选刊》《延河》《当代人》等报刊,偶有获奖。

历经600多年风风雨雨,一个屯兵的村子如何繁茂着它的村史村风,述说着它的今生前世。带着诸多疑问,我们踏上了大运河进入沧州的第一村——吴桥县第六屯,在绵延不断的历史长河中寻找有关运河人的山高水长。

运河岸边古军屯

□赵金刚

军人们赶着牛羊来了

据《吴桥县志》和一些史料记载,第六屯是明初军人所建。

明洪武九年(1376年),德州正卫左所一名百户长率领100名军士,赶着牛羊,推着木轮车,背着粮食种子,拿着农具,从德州出发,顺着运河一路向北。当时正值仲春,到处芳草萋萋,柳枝鹅黄,他们欢笑着,憧憬着,期待着美好生活的到来。走出近50里,来到一河堤边的平坦地,百户长一声令下“咱们就在这里屯兵种地!”于是,军士们卸下车上的物资,开始搭建营房,埋锅做饭。从此,站岗的、放哨的、犁

地的、除草的……虽和农民没什么两样,但他们实行军事化管理。营房门前有士兵把守,竖着红缎子镶边的大旗,上写:山东济南府德州卫左所第六屯。

春秋秋收,等金灿灿的谷子堆满了仓库,他们又把远在家乡的妻子儿女接来。就这样,一代一代军屯人在这繁衍生息。《吴桥县志》记载:“洪武九年,境内设第四屯、第五屯、第六屯、第九屯,用于屯军。”他们平日自力更生、种田养兵,战时奋勇杀敌,始终没有丢弃军人的血性。直到清朝末年,军屯制度彻底废除。

军屯,带着军人的血性

现年97岁的韩连峰老人清楚地记得,抗日战争时期,日伪军烧杀抢掠,经常逼迫第六屯村民为日军修公路、筑铁路,稍有怠慢,日军便皮鞭抽打。当地村民对日伪军恨之入骨。

第六屯农会组织年轻力壮的村民积极配合八路军抗日,每到月黑风高之夜,村里小青年们便摸黑到津浦铁路,抄镐抡锹,在铁路地基下掏洞挖沟。载着日军武器装备的列车驶入此处,整列车翻倒在地,大家便卸货物,砸火车,使日军运输受到重创。

解放战争时期,韩连峰和

第六屯村的青壮年一样,参加了保卫吴桥县城的联防队,日夜守城,防止国民党破坏,当他亲眼看到为解放军送信的三名联防队员被国民党用刺刀刺死后,他们没有退缩,和农会的同志们一起,组织第六屯村更多的小青年投入到保卫家乡的战斗,使吴桥人尽早地看到了解放的曙光。

“1963年发大水,抗洪灾,第六屯人也不含糊,除了本地抢险,还到捷地帮着修坝挖渠。俺这地方的人,遇到事,没有一个懈怠的。”韩连峰老人说,就是在这次抗洪抢险中,第六屯村的大队长光荣入党。

“叮当叮当,我去第六,你去东光”

这句从清末流传至今的口头语,蕴藏着一段传奇故事。

86岁的魏德峰老人说,据说,清末一姓王的道士沿运河北上,路过第六屯,看到绿树掩映,清水绕村,鸟鸣声脆,甚是欢喜,于是决定在此建阁。他四处化缘求助,百姓念其心诚,纷纷捐款,最后捐得白银千两,由本村一付姓师傅带领能工巧匠完成,塑像和彩绘由本屯远近闻名的工匠李怀德绘制,整个工程费时两年。阁楼坐南朝北,分上下两层,庄重华丽。

修得玉皇阁,便有奇事出。玉皇阁落成没多久,有天深夜,人们听到运河岸边有“叮叮当当”的悦耳响声,寻声望去,见运河漂来两口大钟,并有声音传出“叮当叮当,我去第六,你去东光”。人们到了岸边,果真有一口大铁钟停靠在水边。

人们把这口重300斤、一人高的大钟抬上岸后,悬挂在

玉皇阁西侧的柏树枝上,每到节日或集市,村人就会敲响大钟,开始为食不果腹的穷人放粮施粥。这口大钟声音浑厚,绵延悠远,好像是为这个古老的军屯祈福。令人惊奇的是,没过多久,这棵挂钟的柏树枝叶逐渐干枯,但是挂钟的树枝依然翠绿繁茂。“只有闲死的,没有累死的。树和人同理呢。”这传说,至今流传了近百年,成为沧州区域褒奖勤奋、贬弃懒惰的一句口头禅。

玉皇阁直到新中国成立仍保存完好,“文革”后,那口铁钟被送去炼铁厂化成铁水。玉皇庙及后来修建的关帝庙、吕祖庙、娘娘庙、真武庙、三官庙、白衣庙、土地庙共八个庙均被拆除。

当我们来到第六屯玉皇庙遗址,看到一棵百年龙爪槐虬枝苍劲、枝叶婆娑,像在诉说着那些不曾忘记的过往。

赵金刚

沧州市作协会员,有作品在国内报刊杂志发表。

散文

2021年8月3日 星期一
责任校对 朱静

责任编辑 董惠芝
技术编辑 马艳

21 沧州晚报

咨询热线: 15613769979